

WU SHEN

集 益 華

行 刊 屋 書 家 作



版權所有

現代小說選 全書十九冊  
實價三元六角二分

第一冊 魯迅文選

實價國幣一角八分

編選者 何 可 人

校訂者 徐 逸 如

總發行者 更新出版社

上海海寧路寧安里

題記

FUDAN

3120000025671 重慶市圖書館

在一年的盡頭的深夜中，整理了這一年所寫的雜感，竟比收在熱風裏的整四年中所寫的還要多。竟見大部分還是那樣，而態度卻沒有那麼直了，措辭也時常彎彎曲曲，議論又往往執滞在幾件小事情上，很足以貽笑於大方之家。然而那又有什麼法子呢。我今年偏遇到這些小事情，而偏有執滞在小事情的脾氣。

我知道偉大的人物能洞見三世，觀照一切，歷大苦惱，嘗大歡喜，發大慈悲。但我又知道這必須深入山林，坐古樹下，靜觀默想，得天眼通，離人間愈遠遠，而知人間也愈深，愈廣；於是凡有言說，也愈高，愈大；於是而爲天人師。我幼時雖曾夢想飛空，但至今還在地上，救小創傷尚且來不及，那有餘暇使心開意豁，立論都公允妥洽，平正適通，像「正人君子」一般；正如沾水小蜂，只在泥土上爬來爬去，萬不敢比附洋樓中

普通人，但也自有悲苦憤激，決非洋樓中的通人所能領會。

這病痛的根柢就在我活在人間，又是一個常人，能夠交着「華蓋運」。

我平生沒有學過算命，不過聽老年人說，人是時要交「華蓋運」的。這「華蓋」在他們口頭上大概已祇說作「鐵蓋」了，現在加以訂正。所以，通運，在和何是好運；何有華蓋，自當是凶像作阻之兆。但何人可不行，華蓋在天上，就為輪單住了，只好碰釘子。我今年開手作鐵感時，就碰了兩個大釘子：一是爲了「咬文嚼字」，一是爲了「青年必讀書」。原名和譯名的亞性之主的罵信，收了一大綱，至今還塞在書架下。此後又突然遇見了一些所謂學派，文士，哲人，君子等等，誰說都是講公理，講公理，而且保不以「黨同伐異」爲標準。可惜我和他們太不同了，所以也就被他們伐了幾下，且因何體自然是我「公理」之敵，和我的「黨同伐異」不同。這樣，一直到現下還沒有完結，只好「以黨來結」。

也有人勸我不要做這樣的短評。那好意，我是很感激的，而且也並非不知道創作之

可貴。然而要做這樣的東西的時候，恐怕也還要做這樣的東西，我以為如果藝術之宮裏有這麼麻煩的禁令，倒不如不進去；還是站在沙漠上，看看飛沙走石，樂則大笑，悲則大叫，憤則大哭，即使被沙灘打得遍身粗糙，頭破血流，而隨時撫摩自己的靈魂，覺得若有花紋，也未必不及跟著中國的文士們去陪莎士比亞喫黃油麵包之有趣。

然而只恨我的眼界小，單是中國，這一年的大事件也可以算是很多的了，我竟往往沒有論及，似乎無所感觸。我早就很希望中國的青年站出來，對於中國的社會，文明，都毫無忌憚地加以批評，因此會編印莽原週刊，作為發言之地，可惜空說話。豈少的很有別的刊物上，倒大抵是對於反抗者的打擊，這實在是使我怕敢想下去的。

現在是一年的盡頭的深夜，深得這夜也盡了，我的生命，至少是一部分的生命，竟已經耗費在寫這些無聊的東西中，而我所獲得的，乃是我自己的靈魂的荒涼和粗糙。但是我並不懼怕這些，也不想遮蓋這些，而且實在有些愛他們了，因為這是我轉瞬而生活於風沙中的痕痕。凡有自己也覺得在風沙中轉瞬而生活着的，會知道這意思。

我編「熱風」時，除遺漏的之外，又刪去了好幾篇。這一回卻小有不同了，一時飽  
雜感一類的東西，幾乎都在這裏面。

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夜，記於綠絲窗屋東壁下。

現代  
文庫

## 魯迅近作精選目錄

## ▲論文

現今的新文學的概觀……………

一

無聲的中國……………

七

黑暗中國的文藝界的現狀……………

二三

以勇制夷……………

一八

病後餘談……………

二一

## ▲書信

文壇的掌故……………

二七

文學的階級性……………

四一

文藝與革命……………

四五

答有恆先生……………

五五

## ▲小說

我怎麼做起小說來……………

六四

|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出關·····         | 六六  |
| 祝福·····         | 八一  |
| 頭髮的故事·····      | 一〇五 |
| 題未定草·····       | 一二二 |
| 從幫忙到扯淡·····     | 一一九 |
| 什麼是『諷刺』·····    | 一二一 |
| 撲空·····         | 一二三 |
| 踢·····          | 一二八 |
| 華德焚書異同論·····    | 一三〇 |
| 『吃白相飯』·····     | 一三二 |
| 『抄靶子』·····      | 一三四 |
| 推·····          | 一三六 |
| 答楊邨人先生的公開信····· | 一三八 |
| 祝中俄文字之交·····    | 一四八 |
| 『連環圖畫』辯護·····   | 一五四 |

現代文庫  
魯迅近作精選

論 文：

現今的新文學的概觀

——五月二十二日在燕京大學國文學會講——

這一年多，我不很向青年諸君說什麼話了，因為革命以來，言論的路很窄小，不是過激，便是反動，於大家都無益處。這一次回到北平。幾位舊識的人要我到這里來講幾句，情不可却，只好來講幾句。但因為種種瑣事，終于沒有想定究竟來講什麼連題目都沒有。

那題目，原是想在車上擬定的，但因為道路壞，汽車顛起來有尺多高，無從想起。我於是偶然感到，外來的東西，照取一件，是不行的，有汽車也須有好道路，一切事總免不掉環境的影響。文學——在中國的所謂新文學，所謂革命文學，也是如此。

中國的文化，便是怎樣的愛國者，恐怕也大概不能不承認是有些落後。新的事物，那是從外面侵入的。新的勢力來到了，大多數的人們還是莫名其妙。北平還不到這樣，譬如上海租界，那情形，外國人是處在中央，那外面，圍着一羣翻譯，包探，巡捕，西崽……之類，是懂得外國語，熟悉租界章程的。這一圈之外，纔是許多老百姓。

老百姓一到洋場，永遠不會明白真實情形，外國人說：『Yes』。翻譯道：『他在說打一個耳光』。外國人說：『No』。翻出來却是他說：『去鎗斃』。偷想要免去這一類無謂的冤苦，首先是在知道得多一點，衝破了這一個圈子。

在文學界也一樣，我們知道得太不多，而幫助我們智識的材料也太少。梁實秋有一個白璧德。徐志摩有一個泰戈爾。胡適之有一個杜威。——是的，徐志摩還有一個曼殊斐兒，他到她墳上去哭過，——創造社言革命文學，時行的文學。不過附和的，創作的很有，研究的却不多，直到現在，還是給幾個出題目的人們圈了起來。

各種文學，都是應環境而產生的，推崇文藝的人，雖喜歡說文藝足以煽起風

波來，但在事實上，却是政治先行。文藝後變。倘以為文藝可以改變環境，那是『唯心』之談。事實的出現，並不如文學家所豫想。所以巨大的革命，以前的所謂革命文學者還須滅亡，待到革命略有結果，略有喘息的餘裕，這纔產生新的革命文學者。為什麼呢？因為舊社會將近崩壞之際，是常常會有近似帶革命性的文學作品出現的，然而其實並非真的革命文學。例如：戰者憎惡社會，而只是憎惡，更沒有對於將來的理想；或者也大呼改造社會，而問他要怎樣的社會，却是不能實現的烏託邦；或者自己活得無聊了，便空泛地希望一大轉變，來作刺戟，正如飽於飲食的人，想喫辣椒爽口；更下的是原是舊式人物，但在社會裏失敗了，却想另掛新招牌，靠新興勢力獲得更好的地位。

希望革命的文人，革命一到，反而沈默下去的例子，在中國更會有過的。即如清末的南社，便是鼓吹革命的文學團體，他們戴漢族的被壓制，憤滿人的凶橫，渴望着『光復舊物』。但民國成立以後，倒寂然無聲了。我想，這是因為他們的理想，是在革命以後，『重見漢官威儀』，峨冠博帶。而事實並不這樣，所以反而索然無味。不想執筆了。俄國的例子尤為明顯，十月革命開初，也曾有許

多革命文學家非常驚喜，歡迎這暴風雨的襲來，願受風雷的試鍊。但後來，詩人葉遂甫，小說家索波里自殺了，近來還聽說有名的小說家愛倫堡有些反動，這是什麼緣故呢？就因為四面襲來的並不是暴風雨，來試鍊的也並非風雷，却是老老實實的『革命』。空想被擊碎了，人也就活不下去，這倒不如古時候相信死後靈魂上天，坐在上帝旁邊喫點心的詩人們福氣。因為他們在達到目的之前，已經死掉了。

中國，據說，自然是已經革了命，——政治上也許如此罷，但在文藝上，却並沒有改變。有人說：『小資產階級文學之拾頭』了！其實是，小資產階級文學在那裏呢？連『頭』也沒有，那裏說得到『拾』？這照我上面所講的推論起來，就是文學並不變化和興旺，所反映的便是並無革命和進步，——雖然革命家聽了也許不大喜歡。

至于創造社所提倡的，更徹底的革命文學——無產階級文學，自然更不過是一個題目。這邊也禁，那邊也禁的王獨清的從上海租界裏遙望廣州暴動的詩，『Pong Pong Pong』鉛字逐漸大了起來，只在說明他曾為電影的字幕和上海的

醫團招牌所感動，有摹倣勃洛克的『十二個』之志而無其力和才。郭沫若的『一隻手』是很多人推爲佳作的，但內容說一個革命者革命之後失了一隻手，所餘的一隻還能和愛人握手的事，却未免『失』得太巧。五體，四肢之中，倘要失去其一，實現還不如一隻手；一條腿就不便，頭自然更不行了。只準備失去一隻手，是能減少戰鬥的勇往之氣的；我想，革命者所不惜犧牲的，一定不止這一點。『一隻手』也還是窮秀才落難，後來終於中狀元，諧花燭的老調。

但這些却也正是中國現狀的一種反映。新近上海出版的革命文學的一本書的封面上，畫着一把鋼叉，這是從『苦悶的象徵』的書面上取來的，叉的中間的一條尖刺上，又安一個鐵鎚，這是從蘇聯的旗子上取來的。然而這樣也合了起來，却弄得既不能刺，又不能敲，只能在表明這位作者的庸陋，——也正可以做那些文藝家的徽章。

從這一階級走到那一階級去，自然是能有的事，但最好是意識如何，便一直說，使大眾看去，爲仇爲友，了了分明。不要腦子裏存着許多舊的殘滓，却故意瞞了起來，演戲似的指着自己的鼻子道：『惟我是無產階級！』現在的人們既

然神經過敏，聽到『俄』字便要氣絕，連嘴唇也快要不准紅了，對於出版物，這也怕，那也怕，而革命文學家又不肯多紹介別國的理論和作品，單是這樣的指着自己的鼻子，臨了便會像前清的『奉旨申斥』一樣，令人莫名其妙。

對於諸君，『奉旨申斥』大概還須解釋幾句總會明白罷。這是帝制時代的事。一個官員犯了過失了，便叫他跪在一個什麼門外面，皇帝差一個太監來斥罵。這時須得用一點化費，那麼，罵幾句就完；倘若不用，他便從祖宗一直罵到子孫。這算是皇帝的罵，然而誰能去問皇帝，問他究竟可是要這樣地罵呢？去年，據日本的雜誌上說：成仿吾是由中國的農工大眾選他往德國研究戲曲去了，我們也無從打聽，究竟真是這樣地選了沒有。

所以我想，倘要比較地明白，還只好用我的老話：『多看外國書』，來打破這包圍的圈子。這事，于諸君是不甚費力的。關於新興文學的英文書或英譯書，即使不多，然而所有的幾本，一定較為切實可靠。多有些別國的理論和作品之後，再來估量中國的新文藝，便可以清楚得多了。更好是介紹到中國來；翻譯並不比隨便的創作容易，然而于新文學發展却更有功，于大眾更有益。

## 無聲的中國

——二月十六日在香港青年會講——

以我這樣沒有什麼可聽的無聊講演，又在這樣大雨的時候，竟還有許多來聽的諸君，我首先應當聲明我的鄭重的感謝。

我現在所講的題目是：『無聲的中國。』

現在，浙江，陝西，都在打仗，那里的人民哭着呢還是笑着呢？我們不知道。香港似乎沒太平，住在這裡的中國人，舒服呢還是不很舒服呢？別人也不知道。

發表自己的思想，感情，給大家知道的是要用文章的，然而拿文章來達意，現在一般的中國人還做不到。這也怪不得我們。因為那文字，先就是我們祖先留傳給我們的可怕的遺產。人們費了多年的工夫，還是難于運用。因為難，許多人便不理牠了，甚至于連自己的姓也寫不清是張還是章，或者簡直不會寫，或者說道：Ohang 雖然能說話，而只有幾個人聽到，遠處的人們便不知道，結果也等

于無聲。又因為難，有些人便當作寶貝，像玩把戲似的，之乎也者，只有幾個人懂，——其實是不知不可真懂，而大多數的人們却不懂得，結果也等于無聲。

文明人和野蠻人的分別，其一，是文明人有文字，能夠把他們的思想，感情，藉此傳給大眾，傳給將來。中國雖然有文字，現在却已經和大家不相干，用的是難懂的古文，講的是陳舊的古意思，所有的聲音，都是過去的，那就是只等寸零的。所以，大家不能互相了解，正像一大盤散沙。

將文章當作古董，以不能使人認識，使人懂得為好，也許是有趣的事罷。但是，結果怎樣呢？是我們已經不能將我們想說的話說出來。我們受了損害，受了侮辱，總是不能說出些應說的話。拿最近的事來說：如中日戰爭。拳匪事件，辛亥革命這些大事件，一直到現在，我們可有一部像樣的著作？民國以來，也還是誰也不作聲。反而在外國，倒常有說起中國的，但那都不是中國人自己的聲音，是別人的聲音。

這不能說話的毛病，在明朝是還沒有這樣厲害的；他們還比較地能夠說些要說的話。待到滿洲人以異族侵入中國，講歷史的，尤其是講宋末的事情的人被殺

害了，講時事的自然也被殺害了。所以，到乾隆年間，人民大家便更不敢用文章來話了。所謂讀書人，便只好躲起來讀經，校刊古書，做些古時的文章，和當時毫無關係的文章。有些新文，也還是不行的；不是學韓，不是學蘇。韓愈蘇軾他們，是用他們自己的文章來說當時要說的話，那當然可以的。我們却並非唐宋時人，怎麼做和我們毫無關係的時候的文章呢？即使做得像，也是唐宋時代的聲音！韓愈蘇軾的聲音，而不是我們現代的聲音。然而直到現在，中國人却還要着這樣的舊戲法。人是有的，沒有聲音，寂寞得很。——人會沒有聲音的麼？沒有，可以說：是死了。倘要說得客氣一點，那就是：已經啞了。

要恢復這多年無聲的中國，是不容易的，正如命令一個死掉的人道：『你活過來！』我雖然並不懂得宗教，但我以為正如想出現一個宗教上之所謂『奇蹟』一樣。

首先來嘗試這工作的是『五四運動』前一年，胡適之先生所提倡的『文章革命』。『革命』這兩個字，在這里不知道可害怕，有些地方是一聽到就害怕的。但這和文學兩字連起來的『革命』，却没有法國革命的『革命』那麼可怕，不但